向着远方出发
(外二首)

□林海平

晨露推开柴门
邮差在云里埋下种子
不等钟声
脚印已长出羽翼

如果风踮起脚尖
就和飞鸟交换路途
天空是摊开的旧地图
而我正用蝉鸣修改边界

不必数几点灯火
蝴蝶驮着断桥赶路
山谷忽然侧身
让出整条溪流的琴弦

当月光浸透行囊
蒲公英在衣袖里熟睡
远方慢慢蜷成
一粒初醒的草籽

如果沿途的树突然奔跑
定是我心跳震落了深秋
看呐！大地正翻阅新日历
每页都印着未拆的春天

冬日的信笺

枝桠在窗上描小楷
三两点雀鸣
晕开半砚晴朗

炉火舔着糖霜的甜
茶烟绕着圈
把寒夜读成暖黄

雪轻轻落进灯盏
梅花瓣折起
折成半山浅香

风推开木门时
春正在来的路上
脚印种着光

冬天之上

北风给山野读了封信
树林就交出金黄的声响
孩子们跑过晒谷场
脚印种出湿亮的诗行

屋檐下辣椒串数着日子
每数一粒 冰凌就短一寸
板桥咯吱咯吱说着：
快啦 快啦
冻土里拱着星点绿意

阳光给窗棂镶金边时
炊烟忽然站直身子
遥指西山那件
梅花绣的衣裳

如果寒冷可以叠放
在雪人圆滚滚的肚里
定有压不住的
嫩芽在轻轻翻身

看哪 溪流收起冰镜子
忙着给每块卵石
戴上叮咚作响的指环
那是春天骑竹马来
一路摇响的银铃

一条路，一座城

□杨振辉

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每天奔波于车水马龙的路上，风驰电掣的途中，多少人会留意沿途风光，用心丈量轮下的土地？

我住惠州城南，上班在城北，每天过桥跨江，南北穿梭，奔袭劳碌。日复一日的“南北之旅”，实属枯燥，却也能看到一路别样风景，调节心境。

从城南出发，经麦地路、鹅岭西路、鳄湖路、下角南路、江菱路，过合生大桥，抵达江北地界，中间不长的几公里路，穿城而过，更是穿过国家5A级景区惠州西湖。一路山水一路风景，一路历史一路文化，人在车内，有一种奇幻的穿越感。

这一路，山也美，水也美。——这是一条风光优美的景观路。

人在车中坐，景从窗外过。飞鹅岭、螺山、高榜山、紫薇山、丰山，鳄湖、菱湖、平湖……山一程水一程，湖光山色总相随，车窗外摇曳辉映的美景变幻，让人如在画中穿越。“半城山色半城湖”，惠州，这个大湾区城市的自然禀赋和山水特质在这条路上展露无遗。

西湖岚霭飘渺处，烟霞堤上烟霞桥，仿佛一个长发飘逸的美女子，静依柳下，伫立湖畔。遥想当年，与南华寺、天竺寺、灵隐寺等古刹齐名的永福寺犹在，烟霞桥与之遥遥相对，于是有了“野寺岚烟”的西湖古八景，“世上黄尘吹不到，烟霞桥外白云封”，该是多美的意境啊。

这一路，山不高，水不深。然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路山水深处，是一路文化——这是一条意韵悠长的文脉路。

不说别的，只看那水，层层涟漪之下，涌动的都是千年故事。毕竟，这是惠州西湖。杨万里说，“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颖水与罗浮”，这是可以跟杭州西湖媲美的地方呐，“大中国西湖三十六，唯惠州足并杭州”。历史上，苏东坡等400多文人墨客曾踏足这片土地，并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因而，西湖自然肌肤之下的内在美，是多少画纸也无法描摹的，是多少诗文难以言尽的。

这一路，山宁静，水宁静。山水凝固的静好时光深处，是一段热血沸腾的历史。那热血，如同湖畔路旁的炽热红棉，在春日暖阳下激情绽放，云蒸霞蔚，映红晴空——这是一条热血之路、英雄之路。

车子驶离麦地路，驶上鹅岭西路或鹅岭立交。路北侧，是一座70多米高的小山包——飞鹅岭。如若登上飞鹅岭，不仅可“飞鹅览胜”，俯瞰城市山清水秀、西湖旖旎风光，更能于密林中看见碉堡、战壕，感受惠州作为岭东雄郡的厚重历史。

近百年前，国民革命军东征时，周恩来亲临飞鹅岭指挥战斗。当时，飞鹅岭是东征军的炮兵阵地和指挥据点。如今，山上仍保存有战壕、机枪掩体等遗迹，还有一架战斗机。山上建有国民革命军东征战士群雕、黄埔军官学校东征阵亡烈士纪念碑，石雕上刻有聂荣臻元帅题写的“国民革命军东征战士”字样，纪念碑上刻有241名阵亡将士英名。

“东江浩气”何止一处？下鹅岭立交桥，沿鳄湖路、下角南路往前，到丰渚园。一路之隔，是丰山。40多米高的山，依旧是矮的，却又是雄伟的。山顶一柱擎天，屹立一座16.7米高的烈士碑，庄严肃穆，聂荣臻元帅题的“东江人民革命烈士碑”几个大字赫然入目。铜铸浮雕，花岗石人物圆雕，栩栩如生地再现了革命先烈的英雄风貌及其丰功伟绩。

热血和牺牲换来和平，换来希望。这一路，车流滚滚之中，风尘仆仆之中，在穿越历史回响里，希望和未来也跃然眼帘。——这是一条希望之路。

车子驶过鳄湖路、下角南路、江菱路，往北，目光越过西湖，便可眺望气势恢宏的市区江北一角。驶离江菱路，上合生大桥，视野猛然开阔，只见东江浩浩，波光粼粼；北岸，是高楼林立的城市CBD，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这个城市的另一面：魅力和活力，又是另一番景象，让人激情澎湃。

清晨，城市天际线处，旭日冉冉升起，金色光芒笼罩着大地……

含苞欲放 李海波 摄

点年光

□李远芳

当橘子如金花般缀满橘树时，我们就知道，是时候取出灯盏来擦拭了。

点年光是客家人的习俗。每到除夕，年夜饭的余香仍在屋里弥漫，母亲就在大厅、厨房，和每个房间的桌台上，都铺一张小小的红纸。再在红纸上，摆一双橘子、一节侧柏叶。又在橘柏的背后，立一盏煤油灯。煤油灯点燃了，便叫作“年光”。年光是彻夜长明的，绵延燃至大年初三。

母亲每布置一份年光，都要念叨一番吉利话，常惹得一旁的我忍俊不禁。她铺红纸时念“从头红到尾”，摆橘子时念“大橘（吉）大利”，放柏叶时念“长命柏（百）岁”“柏（百）子千孙”。点灯时，又念“屯灯（丁）屯财”“一年都光（亮）”。夜里关掉大灯后，火焰透过玻璃灯罩，投射出柔和的光芒，照得红纸更红，柏叶更青，滑溜的橘皮上也浮光跃金。在中国神话故事中，老百姓凭借火光与红色，驱赶了作恶多端的年兽。而点年光的仪式，也正是用明亮的色彩，去撕破那黑沉沉的夜。

粤、闽、赣等地的客家人都保留着点年光的习俗。曾与朋友谈及年俗，来自梅州的朋友回忆道，某个年三十晚，一家人翻箱倒柜，就是少了一盏灯。于是，她母亲拿来一个瓷调羹，盛上一勺花生油，浸入一截红棉线，再把线点燃了。这盏火苗噼啪响的自制小灯，就被放置在灶台上，当作是厨房的年光。来自赣州的朋友则说，他们点年光用的是红蜡烛。有一回，也是缺了一根蜡烛，他的哥哥便把菜籽油倒在小碗里制作年光。我不禁想起，我母亲也有着同样的执念——家里的每个房间都定要有灯，每个角落都定要被光填满。是啊，人们无论身处何地，都同样执着地追寻着光。

早些年，我们点的是煤油灯。每到年廿七八，母亲就会提个空瓶子，去圩里“倒火水”。客家话把煤油叫“火水”——能点火的水。而煤油灯，自然就叫“火水灯”了。我尤其喜欢这种直接而不乏美感的命名方式。大约从十年前开始，家里就用仿制的小电灯来代替煤油灯了。可惜，小电灯徒有煤油灯的外壳，肚里灯泡发出的光却纹丝不动。而煤油灯的火焰轻轻跃动，橘子的影子也随之微微摇曳，光影犹如一对会呼吸的生命，让年变的鲜活起来。

回想过去，除夕和初一夜里，我沐浴着年光入眠，不时被远远近近的鞭炮声惊醒。到了年初二，在外婆点的年光下，我们一群表姐妹就挤在外婆的床上，谈天说地，直到天亮。年少时，总羡慕他乡人有白雪红灯的年，年纪渐长才意识到，每个地方的年拥有不同的色彩。同样以红为底色，我们有青柏金橘相伴，又怎会输于白雪的衬托呢？

所谓百里不同俗，在客家地区，年光有点到初五的，有点到元宵的，但大多都点到初三。年光的结束，也颇有中国神话的味道：相传年初三是老鼠嫁女的日子。灯灭了，老鼠们就会在送亲途中纷纷被绊倒，这一年的鼠害也就减少了。有的人让灶台的灯多留一夜，为的正是老鼠送亲从灶台出发。在广东和江西都流传着老鼠嫁女的童谣，我曾搜集过几首，其中惠州龙门有这样一首：“老鼠仔，唧唧唧。唧么个？唧锁匙。唧到锁匙做么个？开柜仔（箱子）。开到柜仔做么个？拿刀仔。拿到刀仔做么个？斩竹仔。斩到竹仔做么个？织箩担。织箩担仔做么个？摘果仔。摘到果仔做么个？染阿妹个红衫仔……”听过童谣后，再望向新年的灶台，便仿佛能看到一群挤在年光下的老鼠，一边用竹篾织着箩担，一边唧唧私语，讨论如何去接老鼠新娘。

老鼠嫁了女，年也就圆满地过了。我们将灯盏放回柜子中，满怀期待地，去迎接新年里每一个明亮的日子。

西站追怀

□杨政

再次路过惠州西站，我忍不住走到楼前，静静地看一看。

大楼顶上“惠州西站”四个大字有些斑驳掉色。

广场正中，花坛里的花草几近干枯，仿佛沾一点火星就能点燃。花坛下的水池差不多干到底了，半尺深的水里长有暗绿的青苔，像岁月沉淀下来的记忆。花坛前那座鎏金的“惠州欢迎您”落地牌坊，早没了往日的光泽，在午后的斜阳里，泛着倦淡的灰白。

候车室的大门紧闭，挂着锈锁。门前台阶几乎被野草吞没。玻璃门窗上积着厚厚的灰尘，蜘蛛网随处可见。透过模糊的玻璃望进去，里面空荡荡的，地面上散落着没有清理干净的垃圾，弥漫着人去楼空的荒凉。

忽然一阵热风吹过，扬起灰尘，刺鼻的霉味呛得我忍不住咳嗽。看着这破败的样子，我的内心五味杂陈。当喧哗退去，记忆的回声变得无比清晰。

想当年，这里可是惠州铁路运输的枢纽。1990年建站时，它叫“惠州站”，是这座城市当时唯一的火车站。直至2003年才最终定名为“惠州西站”，而北站则正式称为“惠州站”。

这里昔日的喧嚷与温度，若非亲历，实在难以想象得出来。

“东西南北中，发展到广东。”上世纪九十年代南下的潮水，在西站也曾激起过澎湃的浪花。令我印象最深的当是每年的春运时节，返乡的打工人如候鸟般汇聚于此。

1993年春运，我曾在这里站岗值勤。那时我还是惠阳某部的一名新兵。班长带着我们十人，每天下午来到这人声鼎沸之中。

当时的火车站还是用铁皮临时搭建（候车大楼是1996年建成启用），每天只发一趟开往长沙的客车，车票特别紧张。没有买到火车票的返乡人，就硬挤进车站，打开绿皮火车的车窗玻璃，从窗户爬上车，非常危险。我们在这里值勤，主要是维护秩序，防止发生事故。可是，想回乡的爬窗人太多，我们阻止不过来。有时火车都发动了，爬窗人的双脚还伸在车窗外，行李还在站台上，我们又不得不赶紧把人推上车，把行李塞进窗户。

现在回想这样的场景，还感到心惊肉跳。而在当年，也是无奈之举。车站里那急促的哨声、行李拖拽的摩擦声、火车汽笛的嘶鸣声；还有那些疲惫而渴望归家的脸庞，那些大包小包压弯的背影，深深烙进我的脑海里，也烙进这座车站的记忆里。

西站曾以宽厚的胸怀，热情迎接每一个踏足惠州这片热土的人，见证过离别的眼泪，也拥抱过归来的笑脸。如今，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高铁网络四通八达，惠州铁路枢纽不断向城市周围拓展，因地理位置受限，曾承担客运重任的西站，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它就像一本合上的书，纸页泛黄，却真实记录着一代人的拼搏，也记录着一座城市的变迁。它的退场，如同一个逗号，标出一个时代的段落。唯有珍视，才能续写好接下来的编章。

我一直以为，西站如今的沉寂，并非发展的停滞，而是惠州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前的蓄势待发。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一定会蝶变归来，以新的姿态焕发活力，再次汇入这座城市奔腾发展的洪流之中，重现昔日繁华！

当我转身准备离开，夕阳正好为那斑驳的站名镀上一层淡金。这一刻，我仿佛看见，这本合上的书，正以新的色泽迎接下一个序章。

苏轼的醒酒春风

□鲍安顺

古人写立春诗词众多，我最喜欢苏轼的《减字木兰花·立春》：“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与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短短几句诗，多处提及春字，读得朗朗上口，看得明白晓畅。

此诗春字外，那桃红似肉、杨花似雪，也是春景，是春天花的富丽，花的颜色，花的美丽。此诗的题目为“立春”，词牌的“减字木兰花”，也是春花，让整首诗春意盎然，春色无边，春风荡漾，春气浩瀚。我想，苏轼把春写得简洁生动，那立春的春意，在天地之间，也在诗人的笔间流淌，构成灵魂的风光，人文的气象。其中的一句“一阵春风吹酒醒”，那是立春时的寒气犹存，暖意开始复苏，时光朦胧，天象也朦胧迷人。

苏轼在另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词里，也写到“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这首词写于他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后的第三个春天，那天他与朋友春日出游，突遇风雨，但拿着雨具的仆人先前离开了，同行人都觉得狼狈，只有苏轼毫不在乎，泰然处之，吟咏自若，缓步而行。过了一会儿，天就晴了，苏轼就写下了这首词。那“料峭春风吹酒醒”，写的是立春时的景象，诗人好酒，让寒冷的春风吹醒，是诗意的想象，也是心境的惬意，更是诗人醉归遇雨时的超逸情怀。苏轼身处逆境，屡遭挫折，却从不畏惧，也不颓丧，他性格倔强、胸怀旷达。

此诗中的“春风吹酒醒”，与此诗里的另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意蕴和谐，心境相通。诗人穿林打叶听雨声，放开喉咙吟咏长啸，从容而行，拄着竹杖，穿着芒鞋，走得轻便快活，比骑马还要舒适。那春风吹醒酒意，无论初晴斜阳倾照，还是风雨萧瑟的时候，诗人在微冷中醒觉，让灵魂升华。

后来，苏轼流放海南岛后，他把这种情境写入了《独觉》诗里：“潇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那是寒意料峭的觉醒，有内心的郁闷不爽，也有心境的宁静自由。

歌手谭咏麟，将苏轼的此首词以《定风波》歌来演唱。唱出了苏东坡的情怀，那料峭春风，把酒意吹醒，微微感到寒冷时，山头上雨后的斜阳、光耀而出，迎来新一番天地。这种情境，是苏轼的精神追求，也是他自我解脱的渴望。

那歌，唱得动人，仿佛天地一切都在变，柳丝轻扬吐绿，春色荡漾温暖，扫尽清寒的春花浪漫，让春景艳丽，春意可爱，心智奔放。歌里唱到，“放下千斤重”的精神负荷，“只剩无法承受之轻”，而“得之我幸，纵有失去不怨命，酒先干为敬，是非留给后人评”。那唱词里还有，正是“喧嚣过后”，那“心中风波为谁定”，正是苦寒回春，万象生机。

宋代诗人戴复古在《答妇词》里写道：“千金沽美酒，一饮连十日。春风吹酒醒，始知身是客。”戴复古为南宋著名江湖派诗人，字式之，常居南塘石屏山，故自号石屏、石屏樵隐。他一生不仕，浪游江湖，后归家隐居，卒年八十余。他曾从陆游学诗，作品受晚唐诗风影响，兼具江西诗派风格，部分作品抒发爱国思想，反映人民疾苦，具有现实意义。

他在此诗里的“春风吹酒醒”诗句，显然是借用苏轼之句，可以看出，他那诗里的酒与春风，醉与清醒，与苏轼的感觉如出一辙，真乃苦意成春，天然契合。